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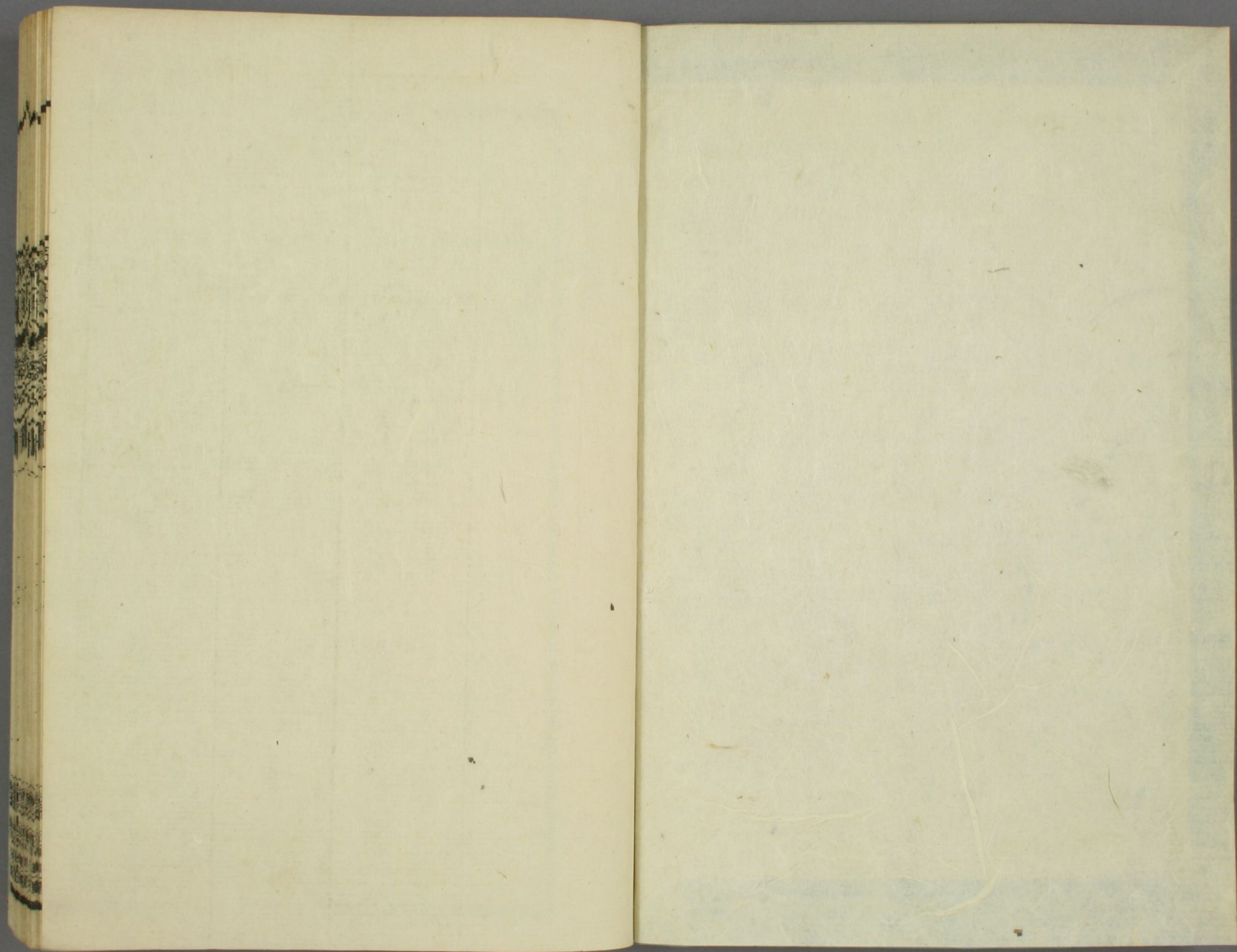


逸史

戌

113
511
12





門イ13
511
卷12

逸史卷之十一

大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太郎氏寄贈

奠陰逸史氏同關子 撰

後水尾帝慶長十七年
壬子至十九年甲寅

○凡三年

○後水尾天皇慶長十七年壬子春正月狗山城主平

岳親吉卒年七無子自以尾國亞父不敢立後遺狀

舉其封付尾侯 太大君求其後有婢子育於民間

或言之其室性妬固執為非胤卒以不祀 太大君

蒐于參遠遂如尾二月至自尾 太大君屢購求遺

典獲續日本紀保曆間記東鑑等書於是命林道春

信校其異同又數召道春咨經旨親論一貫中和經

逸史

卷之十一

○十七年

○一

讓德

修理大夫晴信

權等義反覆弗措時春秋既高識者以為懿戒之遺
 三月大君如駿原城主有馬晴信有罪下吏晴信
 竊修天主教至是事亦覺國除放之甲尋賜死遂命
 淘汰士大夫陷邪說者令有司檢天下寺院安天主
 像者悉毀之捕四民蠱惑不回者誅之初 太大君
 以外曾孫女室於晴信子直純直純又謹慎亾罪於
 是割其舊封予四萬石 太大君以松平康元女為
 養女室於毛利宰相秀元夏四月 大君至自駿五
 月會津侯秀行卒十五年子忠卿嗣六月闢都下斥鹵
 為市廛徙京師大阪界府豪戶充之先是南京大風

本多忠政女初配

越後堀氏

左衛門佐直純

因幡守康元

飛騨守秀行

下野守忠卿

豐前守信成
紀伊守信政

春日祠樹多折凡所在祠畔有老樹者世目為神木
 敬畏培植不敢狎近春日祠為尤甚主司嚴禁毀傷
 朝野極其崇奉於是祠人詔談相驚上奏以為大凶
 朝廷深懼發使者至駿咨議 太大君曰是亾何也
 喪亂之餘祠久就頽弊今神以此材助營造耳秋七
 月命改造祠宇給以穀二萬斛乃照典故以每二十
 年改造為永制長濱侯內藤信成卒十六年子信政嗣
 初播磨少將輝政寢疾于國 太大君令近臣往視
 日報瘥劇 大君亦屢問之使者項背相望八月輝
 政疾瘳來拜 詔任輝政參議九月輝政如京師朝

觀拜。詔明大商鄭芝龍歸化。太大君召見推問外事館之長崎。越前相久世但馬等弱其君私啓府藏分之既而爭權相惡。但馬邑民殺岡部伊豫邑民。伊豫屢責償於但馬弗答。竹島周防調停之。伊豫怒欲來愬以其竊藏以中之。馳及彥根。越侯忠直懼其殃國也使人止之曰。我必右汝。乃還。越侯令但馬與伊豫訟。但馬不肯坐。今村掃部與其黨乘以譖。冬十月。但馬閉館授甲。越侯使本多伊豆圍之。但馬縱火自殺。越侯悉戮其黨。閏月。太大君如江都。遂狩于忍。大君狩鴻巢。越今村掃部等欲併陷伊豆周防。

丹下成重、後飛驒守

己為政。遂適忍。愬其專橫誤國。太大君曰。孤當與內府共斷之。因復如江都。十一月。檻致伊豆周防。親聽其獄。二人辭直。乃流掃部等。復二人位。遣之。周防以囚名為恥也。遂自殺。太大君乃擇本多成重助。伊豆為政。成重自故黃門之幼。以童子得侍。實夜叉作重次之子。太大君追錄重次功。故有是命。十二月。太大君狩于岳築。是歲。大君辟林信澄為博士。常備顧問。眷遇日渥。

十八年癸丑春正月。太大君稱片桐且元大野治長輔弼孺子之勞。特命增邑各五千石。太大君復

相模守忠隣

加賀守忠常

修理亮重政
伊豆守重信

修 皇宮賦役於三十四侯。大阪亦與焉。盡年鳩功。殿閣門牆。奐然改觀。天皇甚嘉其恭。大窪忠隣。為人純良。與本多正信並輔政。正信爭權。心忌之初。忠隣子忠常有寵於大君。蚤卒。忠隣哀悼。告就封。士大夫爭往慰問。正信憎之。乃乘以譖。誣其專輒。招權。忠隣嘗以外孫女為女妻。山口重政子重信偶不請也。於是。有司劾山口氏私昏坐奪封。忠隣手疏謝罪。不報。忠隣益懼。稱病不出。廿五日播磨參議輝政卒。十年。五輝政為人沈毅寡欲。有大畧。恒言我荷大主殊遇。併有大國。無以報也。但天下有事。當悉賦電赴。

不。埃東旂之動。乃割戶邑。散金帛。以招致名士。出納之間。無所顧吝。又言國主之職。在養士。撫民。治則為藩屏。亂則為干城。如是而已矣。盛滿之業。豈容為一身之計哉。乃遠女色。卻珍玩。其自奉如邑侯。西道倚以為重。及卒。上下駭惋。大君以池田氏封為西道。要也。權使安藤重信往按撫焉。太大君又命村越直吉副之。

逸史氏曰。嗚呼播侯。其實楠氏之裔。云楠公父子忠孝大節。冠絕古今。至於其殞身殉國。志業不終。則千載之下。孰不搯腕痛惋。今也播侯立心端亮。決邪正。

之幾恭儉匪懈綏御有方儼然為關西領袖可謂克繼祖武矣其啓大封也帶礪之盟福履无疆而昔時巨寇群凶勝天以擠二楠者其裔安在天定勝人於是亦可見焉

大窪石見守長安領坑務日久遂管天下租稅威權軋大臣而贓益不貲季子仕越後有寵因潛弄其國柄自恥族賤以貨致武田氏譜牒而自冒焉多造其章器遂包藏禍心密作兵械貯毒酒數石於是長安歿而事發覺收其七子及故吏門客下獄鞠治尋皆伏誅六月分池田氏封為三以播予冢子武藏守利

中川清秀之女

但馬守長晟

采女正長次

玄蕃頭康長

二弟肥後守數矩
半三郎康次
兵部大輔秀政
信濃守知信

隆中川氏之出也備前予左衛門督忠繼淡路予宮內少輔忠雄皆我之自出也秋八月紀伊國主淺野幸長卒年三十八九月太夫君遊畋遂如江都沼津城主大窪忠佐卒年七十七紀侯之卒也無子弟長晟嘗為任子少長于大阪紀人避嫌請立季弟長次太夫君曰長幼之序不可紊也冬十月令長晟襲封紀人悅服松本信城主石川康長黨大窪長安作姦放之豐後其二弟亦坐奪封皆叛人數正子也徒古河城主小笠原秀政封于松本食八萬石松本即其舊邑淡志宇和島城主富田知信有罪放之岩城宮崎日

右近大夫元種一
作長行

城主高橋元種亦坐放于棚倉 太太君狩于忍
大君狩于鴻巢 太太君遂狩于岳築越谷葛西大
獲廿九日還江都 太太君每田獵必親執銃能命
中雙疊精妙無比老而不衰 大君有至性一事之
微必咨稟而後行每 太太君出日使近臣問起居
或親自往所在供億莫不豐備其悉心用意纖細不
遺 太太君甚懌 大君寬厚謹慎勵精乎政術貴
德遠色尚節儉塞請謁平素好學崇尊儒教旁喜國
詩聯歌又善書法至劍槍弓銃馬鷹諸技莫不精究
而謙冲不伐虛己待物御下有恩每聞戚族勲舊功

臣之喪雖當燕遊笑樂之時必變色改容繼以涕泗
居恒敬畏天道觀宇下有日影委曲避之未曾一踏
嘗戒出獵當晨饌金漏報期不食而出曰我不以口
腹負徒御又好茗燕恒入茶室手親插瓶花或獻冬
牡丹觀賞頃之斥去不插曰此花雖美而不時非我
可愛之物嘗曰人多云浮生如夢寸前暝夜宜取樂
乎目前甚非矣是謂生涯無定來日不可恃也既是
無定而不可恃乎今日爲善豈容有微怠哉聞者嘆
服世稱以爲守成之良十二月三日 太太君發江
都狩于仲原將館小田原大窪相模守忠隣以城主

供具候駕本多正信正純日夜構忠隣於是恐其前
紛已解遂令人上蜚變仲原曰忠隣圖不軌 太大
君遽回駕於江都正信正純曲證其事十九日 太
大君故遣忠隣如京師命以檢天主教餘孽在畿甸
者是歲漢人刺亞入貢

十九年甲寅春正月大窪忠隣至京師館于藤堂氏
邸遂譏寺觀奉天主者焚毀之逮捕其黨山形少將
義光卒年十六初義光寵次子家親以讒逐冢子義康
使盜要殺之於是家親襲封廿日 太大君命放大
窪忠隣于彦根使本多正信下教京師所司臺廿一

駿河守家親
修理大夫義康

日發使者收小田原城隲其郭廿九日 太大君至
自江都沿道嚴設兵衛二月二日板倉勝重奉教造
忠隣館舍人走報曰事在不測忠隣方與客棋神色
自若徐決輸贏乃出聽命輦下相驚曰相州拒命皆
荷擔而立忠隣聞之悉束甲仗弓銃付所司臺訛言
乃定本多正純又誣近臣青山幸成森川重俊大窪
忠辰等與忠隣交通皆免為庶人大窪忠佐之卒無
後既定義嗣於是坐褫封唯忠隣幼孫仙丸襲父忠
常封二萬石獲存云忠隣至彦根上狀訴冤駿府群
臣憚本多氏父子不敢通成瀨正成奮然懷狀獻之

大藏大輔幸成
內膳正重俊
與十郎忠辰
仙丸後加賀守忠
任
隼人正正成

且為申理。僧天海器識超邁。有偉度。大大君屢咨以機務。世指為黑衣相。亦悼忠隣。亾罪屢以為言。大大君頗悟。但以大大君未霽威。事寢不報。彥根侯直孝之龔封也。就信忠隣。從容謂之曰。盍上狀申雪。曰。既矣。盍再請。曰。忠而黜。今古多比。蓋天也。反覆言亾罪。是顯君過。非我素心也。直孝攬涕而出。逸史氏曰。大窪氏奕葉股肱。而忠隣醇茂。正信父子。恣虺蜴之毒。蜚語陷人。以二大大君賢明。而弗察於此。殆乎不可曉也。當時謀臣林立。正士踵武。而不聞謬謬之言焉。諍之者。厘厘二人。有浮屠焉。一人而已。

是亦不可曉也。詩云。人之云亾。邦國殄瘁。興隆之運。而見此不祥之事。嗟乎悲夫。

大阪諸臣。以孺子既長也。欲挾以作亂。大野修理亮治長。美姿儀。淀臺與之私。治長因懷覬覦。託議恢復。與淀臺日夜圖謀。乃密散金帛。招客募士。繕甲仗。廣糧儲。以伺東釁。四日彗星出於東方。朝野藉藉。以為弗祥。大大君夷然謂侍臣曰。客星在天。海外諸國。必皆覩焉。不知何國當之。今遽指為我國之凶者。何哉。且其定為凶兆。又何所據。蓋懼者之陋耳。五日大阪天守樓。有黑氣衝天。狀如狼煙。孺子命韓人李文長。

筮之遇否 坤下之謙 坤上 文長占以易林

其貞曰秦為虎狼與晉爭強并吞其國號曰始皇其悔曰人面鬼口長舌如斧斲破瑚璉殷商絕後旋臺孺子皆懼用幣于鉅祠名利併讓彗星

逸史氏曰災異之說以惑人也深矣今古滔滔皆是已其賢知自居以為學究天人者猶且不免可哀也哉華人有分野之說為天唯覆幬己國故歷代之史書日星變異以為國事所致者相望于冊吾邦史策又皆倣之非惑也邪彗星有除舊布新之說因以為革命易姓之機殊不知其為物坤軸積年之伏火有時上衝氣盛力厚直突層霄凝聚不散即成彗字彗者芒偏出而長字者芒周出而圓能隨天轉數旬之後勢盡力衰漸乃微滅也故每一出履地而國焉者莫不皆覩所謂除舊布新天意所屬茫乎不可得而測抑凡所睹之國不問崇替治亂皆革命易姓與矣亦甚矣且晝夜一也其夜沒而晝出人皆恬然晝沒夜出而後遽議其殆咎天惡乎與焉我台德大君之明能燭其理乃曰何國當之又曰為凶何所據是豈不幾乎一言而解惑乎其識卓絕於千古蓋有聰明達天德者耶猗與賢哉黑氣者地中鬱火挾水土

時上衝氣盛力厚直突層霄凝聚不散即成彗字彗者芒偏出而長字者芒周出而圓能隨天轉數旬之後勢盡力衰漸乃微滅也故每一出履地而國焉者莫不皆覩所謂除舊布新天意所屬茫乎不可得而測抑凡所睹之國不問崇替治亂皆革命易姓與矣亦甚矣且晝夜一也其夜沒而晝出人皆恬然晝沒夜出而後遽議其殆咎天惡乎與焉我台德大君之明能燭其理乃曰何國當之又曰為凶何所據是豈不幾乎一言而解惑乎其識卓絕於千古蓋有聰明達天德者耶猗與賢哉黑氣者地中鬱火挾水土

之氣而上泄抵冷際而散也。蓋鬱乎所鬱而後泄乎所泄。猶引絲而斷之也。絲力窮而斷乎所斷。人孰知之。故彼其泄也。於山阜於原野於城郭。唯竅所通。形成曲直濶狹。色成黑黃蒼赤。唯機所觸。其陽作風霆。陰作雲雨。布則成霾霧。結則成霰雹。覽者俯以為隕石。仰以為騰龍。要又皆是物已。人或以為恒。或以為變。地豈知之哉。焦氏之易。推行亦密。所謂巧發奇中者有矣。夫其長舌絕後之絲。當時大阪自有任其咎者。斯之不省。徒事禱禳。亦惑矣哉。

逸史氏又曰。友人麻田剛立曰。彗字實一星而成形。

西洋人利瑪竇湯若望龐迪我明人游藝字子六

於天。非客氣所致。一時凝結之物也。雖與恒星同旋。而其行獨積年而低昂。平常微小。弗可辨焉。漸低則受日發芒。隨日近遠。為彗為孛。數旬漸昂而光芒益銷也。但其隱顯之年限日數。為未易考已。凡客氣上升之類。雖凝聚可指。而元無形質之物。無與天同轉之理。唯彗孛儼然有真形。故能附麗而運旋也。斯說絕妙。蓋利湯龐游輩。究推精測所未及也。是於解世之蔽惑。亦尤為明確矣。剛立南豐人。來家于浪華。以天學著稱焉。予嘗述舊聞。以立原論。後聽剛立氏媿媿之譚。深嘆其至當。但說已新奇。未有成書。而其人

中身凡百測驗夙夜匪懈以期大成於異日焉則予也未敢公然主張以沒舊說姑錄梗概于此兩存其義以貽後人有達于理者其必知所擇與

三月 大君陞從一位拜右大臣越後侯忠輝治所福島苦墊隘 大君命改城于高田賦役於北陸與羽諸侯高山友祥內藤如安加加山隼人等以陷天教下京師獄及逮係男女二百人是月 大君遣山口雅朝間宮伊治如京師與所司勝重議斷其罪放友祥已下男女百餘人于西洋諸夷配其餘于津輕太大君老益事學下令大購天下遺書於是祕典奇

右近友祥
飛騨守如安嘗言
小西氏

山口但馬守
間宮權左衛門

籍往往而出官庫之藏至數千編尋親擇二程全書朱子文集朱子語類東萊集南軒集大學衍義晉書玉海李白集等二十部使林信勝奉以如江都東庫所欠也大納言宣季菊亭獻金澤文庫所傳律令殘編于駿府 太大君又深憂世之久歷喪亂禮樂崩壞教學蕪蕪百氏九流衆技雜工以至浮屠外說之類舉不如古乃悉心採訪禮命文武諸臣凡成一家名一藝者莫不勞徠喻天下諸寺各修其所宗屢召聽其說於是會語練典故者大修朝廷舊章據國史延喜式洎貞觀政要群書治要等書雜取祕庫及故家

圖書以損益焉。書就獻之京師。舊志逸其書名藏之在祕庫今無所考竝定江都及侯國郡邑制度而施行焉。又召緇素通文術者數十人親試以爲政以德頌及寶樹多華果頌遂致其人于江都。大君亦試草尚之風必偃賦是法住法位頌海內駸駸興於文教。

逸史氏曰：一張一弛王道之要我邦。祖宗以致隆治者皆是物已。中葉已降弛而不張征伐始出自武人。鎌倉而後張而不弛禮樂卒束於高閣其失之也一矣。太大君獨有見于此不暇豫於晚節以孜孜乎張弛之宜其基無疆之治豈徒也哉。荆人之辭所

稱先威後文善美明只者於是乎在焉。但其令異教與正術竝進未分涇渭者由學之無素也。亦唯以當時啓沃乏其人耳。噫。

冷泉中納言爲滿如駿府。太大君將受古今集三飛植祕說林道春夕。太大君語及之曰：卿於三祕有所聞歟。答曰：搢紳家之說臣未之前聞也。然以臣所稽不過云云耳。既而果爾異日爲滿侍坐。太大君問曰：人丸事迹何書可考。爲滿曰：人丸詞僊其蹟神闕。後世亾傳。太大君顧問道春曰：卿以爲奚若。道春曰：萬葉集有人丸四人。其一爲詞僊雖迹不顯。

著而散見於諸書未為神閱乃壘壘言之為滿愧服
太大君疾嘉道春博物道春愛好詞藝留心於著作
到老不衰生平所撰述編輯凡一百三十種又有羅
山文集一百五十卷行于世

逸史氏曰羅山林氏強記宏覽實不世出之才也但
世屬草昧儒術始興是以文章之業鬱而未伸若羅
山氏製作雖縱橫富贍氣益一時乎自今觀之詞理
顛躓體製鹵莽大絀於其記覽之才矣蓋時運使然
耳已而升平有年諸儒輩出至元祿正德間文運大
闡殆化侏離於夏音假使羅山氏生當此時則其所

成立豈止於彼哉今人動議其文辭之陋一筆勾之
特不諒其有係乎時而不係乎人者也予獨惜其遭
攀龍附鳳之會所建明未得弘大矣是豈有今昔後
先之異耶

夏四月二日日赤如火三日日色如銅五日駿府鮫
人獲大魚狗首龜甲巨鱗斑腹尾作三股二十人扛
之六日雨霰寒如冬眾益駭異 太大君皆置而不
問焉 大君修拓都城賦役西諸侯 大君右府之
拜大納言兼勝廣橋為天使廿一日還過駿府諭中旨
令納孫女備中宮 太大君拜命又喻以太政大臣

按前志鐘高一丈八寸徑九尺一寸厚九寸重十萬六千二百五十斤折為一萬七千貫且

准三宮之拜固辭不受織田有樂大野修理詒書加賀太公利長求金且曰孺子既長矣請來供舊職利長辭以疾獻其書于駿府方廣寺成大阪命鑄大鐘孺子將親往落焉期以秋七月遣片桐市正且元來告之 太太君戒以源賴朝氏落東大寺儀是月加賀前中納言利長卒十五年六月博士林信勝建言設學校于京師以藤原肅為祭酒具子舍置贍田以教育四方俊民 太太君嘉納命相地議學制尋以軍興事竟寢識者惜之是月畿內大水鴨川溢漂沒民舍秋七月孺子戒京師行時界府殷實以耶蘓教

命者多匿焉山口雅朝間宮伊治自京師往治之片桐且元之東也權圖東西輯穆為其子結昏本多上野氏而還諸臣藉藉反猜其貳會雅朝等率徒過大阪士庶訛言孺子之出片桐氏將啓東使作亂孺子遽停行期雅朝等至界府捕鞠姦黨遂赴長崎訛言乃止因十八月初大阪命東福寺僧清韓作方廣寺鐘銘其文分截 太太君二名序引亦觸忌諱銘曰國家安康引曰葉上大及成緇素磬磬以為咒釋迦葉中 小釋迦互為主伴 詛故事官寺上梁榜記緣主及各委官都匠姓名方廣寺之營 太太君發監使五人及上梁令清韓書

邊野 卷之十一
榜大野治長等皆曰東使微者也。都匠亦何爲誠清韓竝不載焉。至是。太大臣徵鐘銘及上梁文。令林信勝僧天海等會議。僉曰大阪反側日久。意實弗可測。乃馳駟命所司板倉勝重詰其文意。且停慶期。廿九日勝重傳命於片桐且元。且元大愕。報曰鐘銘由清韓。非右府公所。知清韓素負文名。其書又係聖護親王。老夫不學。亾術惡容。擬議然承乏執政。總統此役。不歷覆考。卽付鑄工。實老夫之罪。今期已迫。諸王公卿見莅者。鹵簿方集。右府公以詰且發警衛供帳。百事皆措辦。四方奔波者。充仞郊畿。勢不可猝止。伏

請先行慶會。追鎔毀銘文。老夫碎首萬段。以謝不敏。亾寧老夫一人殞命。咎有所歸。以保全東西。與其再愆。期令上下生心。申以大獄之興也。願執事熟圖之。勝重弗聽。曰苟行事乎。是遂其詛也。儀遂廢。遠邇譁。且元召清韓詰之。清韓辨析支吾。乃俾馳至駿府。謝且解免。六日東道大風拔屋。太大臣拘清韓。令板倉重昌通京師。咨詢五刹已下僧。多依違作答。或獻狀證其詛。淀臺使且元及弟貞隆大野治長來謝。皆懼次鞠子。埃命重昌反命。都匠中井正次寫諸名。寺上梁榜。以獻。皆如故事。而大阪招客繕兵之聲。問

內膳正重昌

主水正正次又大和守

亦日至。 太夫人益弗懌，囚清韓于京師。 十九日命貞隆治長還，獨召且元詰問。 且元陳銘詞，偶然盡言。 明孺子不知。 廿八日畿內東道大水，江都大風破廬舍。 淀臺復使姆大藏尼正榮來。 太夫人召見曰：孺子既為我孫女壻，淀臺又我嫡婦之姊，何以有異謀？ 但姦臣生讒，流言相煽，以至完聚修兵，蹤迹既不可掩矣。 孺子宜親賢遠佞，逐客戢甲，明無他志於遠邇。 以為无疆之休，汝等歸而善言之，因慰喻再三，不復及。 詛獄二媼之東也。 欲辨銘詞以不識字，窘甚，粹受句逗。 疏記注解，晨誦夜諷，以馳。 於是大悅，遂如江都。

安房守忠義

按次年有忠義予伯之舍吉三萬石
元和申又坐罪失侯云

起居元妃。 九月紅夷至，駿府貢方物，獻生虎二頭。 安房國主里見忠義坐私修城，招客，又與大窪忠隣交通。 國除，初里見氏世有房，忠義祖父義高以公族顯，權得士心，乃廢其主，奪國。 至是竟亡。 太夫人使本多正純僧天海謂片桐且元曰：詛詞之謝，孤已允之。 但大阪諸臣異圖，日急殆禍。 孺子孤在，猶如此。 況異日乎？ 卿今何計保全孺子，以表暴其無他於天下？ 卿疾歸，熟圖之。 且元踣蹠曰：是計非愚臣所能及。 願受大命，以還努力從事。 二人曰：是在子。 且元固請不得。 命九日，太夫人召且元及二媼，賜金帛遣歸。 且元

嬰疾遲留數日。二媪先發。大君以都城粗鳩功罷。諸侯從役者皆就國。潛備大阪。片桐且元兼行。及二媪於推山。謂之曰。我情呈露。不可遮揜。東命嚴切。引而不發。老夫竊揣之。唯有三策。避大阪城爲下策。托姻好。煩我君一行。爲中策。聲姊妹之親。權令君氏居東。爲上策。東肯必不外於此。我還將固請。若從上策。我別自有處置。二媪色然相視。不言退。而相謂曰。大主辭語溫潤。必不至此。是老革懷貳。欲賣君氏。以爲功也。不可不備矣。乃兼程先反。具言之。淀臺大怒曰。且元當族召大野治長。謀之時。孺子所統。攝河泉。加

以四外郡邑。爲田六十六萬石。號爲百萬石。治長麤率恃以爲雄資。乃颺言曰。請速誅且元。以舉大事。關東土木荐興。列侯困弊。財竭民窮。四海皆謳歌孺子。大阪金湯之固。士馬精強。粟支數年。西南諸侯。可傳檄糾合。恢復之業。必指日而定。淀臺悅。遂召織田侍從長益渡邊內藏助。糺木村長門守。重成。薄田隼人。正兼相。及七隊將士。日夜籌畫。

逸史氏曰。談者往往言。太大君欲除孺子之日久。而病其無釁。故假鐘銘興詛獄。以激其變。吁。是何言之謬也。大阪異圖。在鐘銘前。如其占黑氣。修軍備。招

賀藩可以見已。且元之東也。詛獄既白。其所詰特在繕兵募士。而且元又有我情呈露。不可拚之言。乃變之不待激於詛獄者審矣。太大君務圖無事。而姦豎譏譎。逐且元。啓兵端。西討之命。於是乎出。尚何有乎鐘銘。談者不究事實。妄弄筆舌。可憎矣。

前內府信雄家居于京師。十餘年已。而淀臺料其快。快欲收異日之用。邀之。大阪善視之。廿二日招信雄傳孺子。命曰片桐。且元與東府合謀。將不利於孤。今事既急。埃且元至。當托面議。伏甲誅之。據城舉兵。公幸輔孤。專當閫任。信雄愕曰。是天下大事。且元邪正。

未可知。埃其還。徐圖之。未晚。淀臺聞之。曰。內兄老聵。昧於事機。今既如此。事或漏泄。試再請。而弗聽。當先了斯翁。翁有一丫鬟。信雄舍人女也。側聞此語。出進茶。附信雄耳。告之。淀臺復使人彊之。信雄佯曰。諾哉。老子思之。既熟。當以死從事。還謂其人曰。往歲我窘於豐氏。東府為我義戰。得以扞難。關原之役。忘恩黨賊。又荷再造。我今何心。夏萌反側。乃使人告。且元以情遂奔京師。且元還。疏上三策。移疾不出。孺子召之。使者三反。固稱疾篤。治長等悟。謀泄。遂議攻之。廿六日。且元與弟貞隆屬徒。授甲。曰。我豈畔孺子。但死讒口。

無為也。當與姦豎一戰而後死耳。且元秉政日久。素有威信。上下倚仗。於是騎而會者三百。且元又掌城門。諸管治長等大懼。召七隊將校急擊之。皆弗聽。曰：「桐老忠而亾罪。今也淫刑以逞。東師之至。可翹足而待。妄作以禍孺子。我不之為。眾勸且元挾孺子以誅群姦。且元曰：『是脅君也。我弗忍為。縱彼來攻。勿使我矢丸嚮牙城。隊將速水甲斐守時之往。喻且元曰：『蕭牆搆兵。弗祥也。盍權交質。退就封邑。則事或可白。且元從之。且私之曰：『我獻三策。固言別自有處置。蓋太大君春秋已高。要在紓難。以為後圖。君氏若從上

策。我且於江都請丘陵如卑隰之地。以治邸第。不夷焉。則崇焉。然後廣作基址。務極壯麗。此役可以延數稔。既而徐徐治君氏行臨。期托以疾。亦足荏苒徒歲。東方或有釁。可乘於是。孺子公既壯矣。可以得志。是君氏有居東之名。而無舉趾之實也。我計之甚熟。而讒間橫發。民已生心。勢不可回。是天厭豐氏也。因而獻歛時之亦攬涕而出。淀臺聞之稍寤。乃令織田有樂大野修理交質。且元累日勾檢簿領器械。致之有司。乃挈孥而出。七隊將送至吹田。各還質置酒而訣。皆悲不自勝。且元遂奔其邑茨城。治長等於是色始

定識者益知大阪莫能爲也。孺子昏蔽自若而悍母邪臣徒怙遺業期外援猶以爲事可僥倖決意舉兵。孺子懵然唯唯己乃益銷先世金法馬暨諸金器竹範作幣廣募逐臣游士移檄諸侯與薩等大藩皆發特使招之。

逸史氏曰大阪舉事於義爲無名於勢爲無謀子母臣主唯利之視僥倖於一旦以孤城抗天下竟以取覆滅之殃悲夫或曰夏少康以一成一旅能取大物夫天下豐氏之有也克復之弗可已豈容成敗論之哉曰惡是何言也惡是何言也天下者天子之

天子之

有豐源皆天子之臣也一時統屬跡似君臣而王朝之班儼如也昔者太閤氏乘復讎之餘烈逼其君之孤其爲篡也明矣然西吞九國東摧八州身爲天子之關白而大勢定矣織田氏之孤秀信特岐阜一藩侯耳當是之時岐阜無故而稱兵以圖克復乎太閤必承制誅之由竈上之除乃身歿國亾不免爲一叛人矣。太大君之於孺子爵位素在其上關原之役逆豎伏誅大勢既定乃收昆岡之炎繼以孔云之親則大阪特一藩侯耳是舉目以叛人亦不爲過矣予於關原之役賊書西師者孺子不與也不叛

逸史 卷之十一
書此舉者孺子自爲也。孺子自爲則微存形迹。假以敵國也。然其歸則叛已。今也遽擬以少康。其不於倫亦甚矣哉。

冬十月朔。太大君與諸公子觀散樂會。京師飛報至。曰大阪兵端既啓。太大君撒樂。遂議西討。使大君下教諸道徵兵。大阪括取府下侯邸及商賈穀。我貯峙五萬石。時在大阪板倉勝重使謂織田大野曰。仄聞城中纂嚴。將有所問罪。軍須或有欠。幸有我大府資糧在城外。宜就取之。若無所需。留以資寇盜。亾爲也。我且取之。二人答曰。糧儲豐備。不煩支給。請

柴山小兵衛

內匠頭光重

三十郎政長後丹波守

越前守重景實本願寺下間內藏助重政子播侯輝政外甥故冒其姓也

任意搬取勝重乃令買人漕送津吏遇之勝重復使謂二人曰子實欲之唯命之從二人牒津吏勿問遂盡數致之不勞一士時人服其智大阪發兵掠界府逐守吏柴山定好得穀二十萬石至金帛薪炭諸物又稱之又多購火藥丸材而還庚子之亂尼崎城主建部光重黨賊從毛利氏攻阿濃津及事平納降免罪居十年而卒子政長幼官將收其封播侯輝政有姻爲請而止於是太大君以其地爲西道咽喉也使池田重景協守又令播侯利隆分兵護之片桐且元之逃也托器用財賄於界府豪商宗薰及大阪兵

茶屋宗薰今井氏

右衛門太郎盛親
自號幽夢初宮內
少輔又土佐守
左衛門佐幸村
藤承初豐前守
大谷大學
伊豫正守兵部正
鎮並正則從子
明石掃部
堀園右衛門

逸史卷之十一

出宗薰告急于茨城。且元遣兵二百赴救。抵尼崎。索舟。重景與播人宮城筑後南部越後議。以且元向背未可知也。弗許。已而聞大阪兵來求救。弗聽。請入城自保。亦弗聽。乃退。次神崎。遇大阪兵而走。又敗于伊丹。茨城兵殲焉。關原之役。失封者及四方。亾命反側子。聞大阪召募。皆變服間行。爭歸焉。長宗部盛親自京師。真田幸村自高野。森勝永自土佐。及大谷吉胤。福島正守。正鎮。明石全登。塙直之。仙石宗也等。相繼麇至者數百人。後藤基次仕黑田氏。恃功不相得出。亾見錮屏居南都數年。亦應募。於是市井輕俠郡國

按塙音敵。俗音同。件或惡係播誤文。後藤又兵衛基次。按一書大阪之役。基次作年房。不知改名與。

惡少爭一時。利冒姓偽名。自銜受金。未兼辰城中步騎至六萬。然列侯以下。凡有爵邑者。無一人應焉。其黨始懷危懼。仙臺侯正宗縛大阪使者。送江都。薩侯家久卻大阪。使聘曰。關原之役。自犯夷滅之罪。我所以報孺子畢矣。今完舊封實。太大君之賜。孺子無所與焉。再造之恩。經久未報。我豈有他志乎。遂馳入駿府告之。且曰。軍事已措辦。進止唯命。諸大藩亦皆逐使者。上變板倉勝重與伏水。處守松平定勝。議置關於淀葛葉。以絕行旅。嚴禁水陸運輸。益報聲息。片桐且元亦數發使者來愬。太大君乃下令戒嚴。以

藤堂和泉守高虎

兵部少輔直勝初
右近大夫

下野守忠卿
駿河守家親

左衛門大夫正則
筑前守長政

左馬介嘉明
備後守正勝

伊賀侯高虎為先鋒。太大君親將中軍。東道諸侯皆從。大君帥關內八國及與羽諸侯繼之。彥根侯直勝為先鋒。直勝有羸疾。其弟掃部頭直孝攝其軍。越後少將忠輝為江都處守。蒲生忠卿最上家親與平家昌副之。又喻福島正則黑田長政加藤嘉明留護東土。遣其子弟出師于國。初正則陰與大野治長通輸穀五萬石於大阪。及子正勝之國先還書戒其老福島丹波尾關石見曰。我是豐家柱石。若等輔正勝。應孺子勿以我為念。孺子而得志。我死且不朽。丹波欲順命。石見固諍曰。是在主君。則可在吾儕。則不

按橫港今東港蓋
東西港自仙坡命
之實皆在城西

按中島有二。漢水
大派為長柄神崎
二川。經流北至長
柄為南中島長柄

可何者。人各為其主。主君之於孺子。猶我於主君也。我惡得寘主君於死地。以舉事乎。且大阪狂謀螳斧之怒耳。其不抗明矣。大阪朝亾。封內夕墟。將如郎君何。不如衡命而行。眾皆從之。及正勝還。遂勒兵趣期。大阪以兵食既足。廣議守備。因築羅城北。俯奠河西。限橫港。南鑿空濠。設柵三重。從玉造達橫港。東浚外。湟引貓川及平野大和黃津諸川。堰其下流。瀦為大澤。皆高壘。設樓櫓。嚴置守衛。築于屠崎。使薄田兼相守之。又連砦于仙坡。天馬。博勞。淵水。座港。土佐。港中。島野田。福島。鷺島。傳法。四貫島。互為應援。海門皆置

至神崎爲北中島
非今所謂經流小
派中之中島矣

哨船真田幸村募信遺民得數百人孺子又配以兵
五千幸村以武自喜恥受他節度欲別名一軍羅城
東南陬有阜相接灌莽扶疎乃就築偃月城獨以其
甲守焉淀臺作娘子軍躬自擐甲跨馬巡視諸衛十
一日 太大君出師大阪發凶命數十人扮爲行者
入京師欲誅 太大君至大阪熱二條衙又募刺客
潛匿京師以狙東駕伊賀守勝重隨摘發之分曹逐
捕皆伏誅廿二日 太大君至京師越前少將忠直
將兵二萬加賀少將利常將兵三萬會師于京師是
日 大君作五軍以發步騎總二十萬廿四日

家政晚號蓬菴

天皇使大納言兼勝廣橋實條慰勞 太大君阿
波太公家政聞大阪之變也單舸泛南海達吉田兼
程謁 太大君于中泉命赴江都是日謁 大君于
藤澤 大君嘉其遠來自質也乃日子旣懸車無復
外事當以便宜留止奚必江都家政迺西上游處泉
和以至元和偃武云廿五日地動 太大君召藤堂
高虎等按圖議戰備授諸將方畧下令嚴禁焚掠令
人召片桐貞盛貞隆貞盛辭曰臣欲圖無事反啓大
釁今何顏得再謁 太大君使本多正純邀之曰孤
已觀兵心尚圖無事也其必來從事乃率族來謁遂

按且元夏名蓋在此前後而前志無明文

按年代畧自聖武帝至後一條帝

左馬介弘定

屢引見以參謀議貞盛即且元也 太大君又命學士林信勝僧崇傳及五刹諸僧蒐求公卿庶尹記籍開局謄抄傳令曰今日祕而不出者皆為故紙異日不得以為証左遺書於是皆出焉 太大君又上奏具書目請假御府祕典 上皇大喜擇類聚國史類聚三代格古語拾遺神皇系圖年代畧等數編授之十一月先鋒和泉守高虎掃部頭直孝南下三日高虎進兵大隈陵薄田兼相山口弘定將掠平野望高虎施駭走大野道見縱火天王寺以攬東師堂宇皆燼高虎按兵不動四日松平下總守忠明搜美濃

掘若狹

渡邊勘兵衛

和泉守昌茂

部師陳飯森河內大阪令掘氏弘率兵三百掠界府五日高虎直孝進次住吉氏弘不戰而奔朝霧昏冥氏弘逼高虎營而過彼此皆不知渡邊吉光在前軍聞甲馬聲勒兵而出則不及也高虎自嫌於貳心縱敵深誚吉光吉光怏怏池田武藏守利隆及弟左衛門督忠繼宮內少輔忠雄各以部下侯伯抵神崎川忠繼忠雄自下流先涉逐守兵軍北島利隆結筏自上游濟至長柄川織田有樂等率步騎一萬守天馬寨利隆欲濟監軍城昌茂止之忠繼忠雄復自其下流濟守兵潰奔天馬忠繼軍南島利隆怒命濟昌茂復

久世三四郎
阪部三十郎
渥美其五郎

止之日敵語地理懸軍深入恐取敗衄利隆曰我豈
為必勝二弟屢先我不可獨後戰若不克我有死已
逗遛不進似有貳心遂騎而出昌茂當軍門呼曰大
主有命師期全勝不從我言是廢君命也利隆切齒
而止十日大君至伏水於是四方諸侯師水陸相
繼皆至兵總五十萬距大阪數里而陣旌旂蔽空囂
塵四繞不留寸地十七日太大君營于住吉大
君營于平野高虎直孝進次天王寺先是太大君
念久世廣宣阪部廣勝渥美勝吉皆熟軍事而廢錮
日久也召而復其祿廣宣廣勝於是騁至命以行人

蜂須賀阿波守
稻田九郎兵衛又
修理
中村右近
樋口內藏助
山田織部
森甚五兵衛

從軍馳驅愜旨勝吉以居僻遠不逮事而罷尋策名
於遠侯賴宣以良臣見稱云阿侯至鎮攻屠崎城其
良稻田宗祐中村重勝樋口正直山田宗登門焉森
村重以船兵自後薄之一鼓拔之斬獲甚多殘兵奔
本城守將薄田兼相豪悍善戰負氣放縱日事狎遊
時醉宿娼家醒則靡及也遂脫走入本城太大君
以諸侯悉會無一人應城中者度其必悔又以天漸
寒閱士眾辛苦欲議和弭兵廿一日令本多正純差
人入城言之城中依違以答夜有一卒至住吉彷徨
軍門詰之則曰欲適藤堂氏失道至此軍吏執以獻

齋孺子與高虎書言內應之策孤甚嘉焉若有殊功增封如約卒亦曰凡豐家之舊以間使饋獻送款者甚多 太大君哂曰姦豎淺謀不足道也召高虎賜卒及其書令栲治焉一鞠卽承遂斷其十指黥額曰秀賴放還之城中又多發間使詣諸侯營或間或誘諸營皆執以獻焉米澤侯景勝陳中濱秋田侯義宣陳今福廿六日景勝進破鷓堤柵義宣亦進破其堤上柵守兵不支渡邊糺出拒景勝木村重成出拒義宣後藤基次聚舸出其中澤命銃手左右發米澤秋田士皆殊死戰殺傷相當而罷基次中流丸不入捫

上杉中納言
佐竹右京大夫

將監忠勝
長門守守隆

阿倍四郎五郎

其痕曰孺子天眷尚渥聞者憎之既而城兵以為難守也棄柵而退片桐貞盛軍備前嶼 大君擇銃手隸之發大煩多壞城壘城兵懼不復出向井將監九鬼長門守等率舟師抵傳法海門決戰奪哨舩數十太大君屢使阿倍正之巡諸軍正之尚弱而撫御甚老每反命輒稱旨於是議築長圍而退 大君使本多正信詢形勝於正之正之應答如響指畫詳密 大君稱善遂使安藤重信從正之巡視其地諸將欲攻博勞淵南北二寨守將起堙樓臨發矢丸北砦下有洲蘆葦懋密砦出銃卒屯之我兵不得逼幕議欲

先取蘆洲。洲小而卑。潮水所涵。多兵不可處。寡兵不可守。眾難其人。石川主殿頭忠總大窪忠隣子出後。姻氏痛父嚴譴。欲力戰自効。乃請而往。廿八日。天皇使大納言兼勝實條至行臺慰勞焉。廿九日。忠總以其甲二千奮擊奪蘆洲。堙樓矢丸雨至。死傷頗多。忠總不撓。伐蘆荻藉之。卒半立水中。合銃手仰射。砦上晝夜不息。晦水軍九鬼氏給忠總以舩艦數十隻。忠總遂麾眾乘砦拔之。阿師助之。拔南砦。忠總進拔土佐港寨。阿兵進拔禾座港寨。備侯忠繼臨蜺江。欲攻野田福島二寨。其附庸花房職之善戰。有方畧。

老且病。肩輿而從。告忠繼曰。兩寨旌旂不動。上無煙氣。敵已遁矣。使視之。信。遂濟頓福島。紀侯長晟陣今宮。於是率舟師抵海門。為福島聲援。播侯利隆與加藤山內諸將猶在長柄。望福島塵。欲濟城。昌茂復止之。阿倍正之巡師在座曰。備師深入。不可不赴援。且弟先兄後。非武也。昌茂弗聽。正之弗懌。而出。利隆益忿。本多正純巡師還報曰。四圍既迫。不前者長柄師耳。太大君使人詰之。辭曰。眾屢欲濟。唯監軍不聽。遂濟赴福島。事平。昌茂以之得罪。云。石川忠總攻仙坡寨。以大煩壞樓櫓。督戰甚力。阿倍正之白。太大

君曰仙坡天馬二寨壘壁不固背水在散地束手待
吾師萃是莫能爲己今宵必遁是日城中會議曰西
砦皆陷敵兵寢逼僊坡天馬空濶難守盍撤之戮力
本城遽令後藤基次森勝永往二人燔廬舍收兵其
地戶口殷實民相駘藉死者無算基次揀壯士伏之
曰備師必來女等努力備侯忠繼望煙將馳花房職
之諫曰基次多畫策必有伏乃止壯士徒歸皆謂基
次基次曰備侯乳臭負氣我必其來今不然者亾他
花房老革未死而從也已時敵燒斷羅城諸橋唯留
高麗淡路本街三橋十二月朔敵復出盡燔城外廬

小栗又市

舍石川忠總冒煙擊走之遂迫高麗橋恐其燔橋悉
力督戰永井直勝小栗忠正請分兵援之 太大君
叱曰而等昧兵機若此乎因謂左右曰彼燒橋自截
出路也我師四面齊攻之日豈恃此數橋哉今我兵
救橋爾後守橋道者夜不得穩睡遂馳行人令忠總
退西諸侯師益進迫橫港 太大君下令曰不顧死
而進非兵所貴諸軍其必設垣而發銃務毋使士卒
有死傷行人馳驚布令萬眾感戴 太大君以圍已
合復使人媾織田有樂書於本多正純答以孺子弗
從命疆之又輯諸侯所獻其間使之書與之以絕其

中務少輔光明或云光明已歿應募者其子中務某也叔父南條隱岐

意南條光明故羽衣石侯以關原之役失侯在城中受南俾伊賀侯高虎識其叔父約書射城上招之為應叔侄合謀竊斷壘址欲啓之射書剋以四日事覺見族諸將故留其旂聚銃手以待 太大君初欲移行臺相茶磨丘營之 大君亦營于岡山綴以十餘砦於是乎就四日令南方諸軍移次稍進藤堂氏以南條期昧爽遣偏師臨濠遇銃而齟齬彥根前隊尋至拔柵下空濠城上矢丸如雨眾以竹盾自蔽賀越前隊傳偃月城皆馳告其中軍曰大兵繼之則壙可乘矣真田幸村以銃手應之賀越兵多殪會樓上誤失

按唐書百官志曰矢石未交陷堅突眾敵因而敗者曰跳盪

毛利長門守福島備後守

火於硝櫃响震一聲士多焦爛越人二百乘虛而登與幸村決戰皆歿 大君聞戰馳行人戢之 太大君在茶磨丘望煙塵怒曰何物鼠輩破我軍令盍亟撤使安藤直次往賀越彥根中軍亦差人傳命乃退 大君將罪跳盪者 太大君使謂之曰甘罪犯法而冒矢石其勇可惜幸勿問人或造井伊氏欲面請事直孝方臥頃之措目而出客不懌曰戎事倥偬胡得假寐答曰我自臨陳慮敵斫營夜間未嘗交睫故不免晝寢耳聞者嘆服六日 太大君徙營于茶磨丘大君徙營于岡山毛利福島二氏受命以沙囊截奠

水于長柄壅大和川于鳥飼數日而外湟皆涸諸軍益投沙囊及葦竹屋材湟上設竹盾布鐵楯所在築土山起堙樓俯瞰城中城中往往帝而坐 太大君布令諸軍四面發銃鼓譟者三夜各三次城中震駭民皆荷擔避入內城重沓蹂躪或隊湟中死者數百人將士奔走不得歇息又令諸軍射書城上曰降者有賞於是人人危疑 大君以圍已逼請四面齊登者三 太大君不許輒曰事則可逞獨奈彼此多損人何十日使買人光次往行成孺子召群臣謀之眾議不一後藤基次進曰外無應援內將攜貳城池雖

後藤莊三郎光次

固糧食雖多今皆不足恃也不若速媾以圖後舉孺子憮然織田有樂大野修理怵惑已甚入說淀臺曰四圍既逼危在旦夕 太大君耆耄歿期匪遠彼倡和議是天祚孺子也今且戢武休兵以為後圖斯翁而即世東方當一舉而定矣淀臺以為然促孺子決議遂令人因本多氏成言 太大君出約曰孺子能悔過創艾自新則孤與之更始無復芥蒂凡群臣諸臣命在圍城之中者悉從寬典一無所問孺子其撤外壘填周池以明無他志不則宜避城徙於郡山和城中未報十一日會礦夫鑿地道又多造雲梯頒之

諸軍。二大君親巡師者屢。十二日復巡至天馬城中望見將發大煩。後藤基次度丸不達止之曰。二公皆天授銃亦不能中。徒勞無為也。太大君嘗令真田幸村叔父信尹發使者招幸村。幸村曰。見危舍義非夫也。謝遣之。於是城中訛言。後藤真田皆貳眾心益搖。十五日孺子報曰。撤壘填池。謹聽命矣。但群下甚眾。廩祿不給。願益以土田。太大君作色曰。諸人命仇我。我不加顯戮。一切舍之恩亦洪矣。今又奚而藉寇兵。齎盜糧乎。吾聞術士或言。明年乙卯。孺子本命所利。故彼欲遷延以迨吉耳。遂逐使者及晡。使者

復至曰。願避城徙封。請以阿嶺豫易攝河泉。太大君曰。易以房及二總。淀臺不欲。東和議中止。蜂須賀氏營于仙坡。使中村重勝陳于本街橋西。重勝不做。十六日塙直之出斫其營。士眾驚潰。重勝死之。十七日。天皇使大納言兼勝實條復來。詔曰。將軍老矣。雖克壯其猶乎。衝冒風雪。久蒞戎事。非其所宜。予一人以憂其姑。為之備回軫京師。以將息焉。太大君拜手稽首曰。謹拜。宸眷之辱。抑臣老於行間。慣歷寒暑。汗馬之役。閫職所分。不足以勞。聖慮且群藩擐甲。萬眾暴露。老臣不忍獨逸也。二子因私之。

曰。上聞和議新敗。欲詔秀賴使聽命。何如。太
 大君辭曰。無所辱。睿旨也。何者。天威咫尺。秀賴
 惶恐奉詔。則可。萬一昏迷。有所違拒。上損皇威。
 下陷大逆。義當誅夷。殄滅而後已。非老臣待秀賴之
 心也。十八日。淀臺登天守。以眺會。備前嶮發大煩中。
 天守楹椽摧折。侍兒齏粉者二人。淀臺震怖而降。召
 長益治。長急議。媾和先是。太大君遣女監阿茶。適
 京師。邀京極忠高。母淺井氏。是為常光院氏。淀臺妹
 也。是日。令常光氏入城。曉諭以待孺子。無他。且曰。吾
 右府赫怒。不易回意。在必誅雲梯衝車。莫不備具。又

從四位少將兼若狹守忠高

發礦工作地道。施板搭柱。橫空而入。砌壁必崩。樓櫓
 必陷。今而不改圖。夷滅之殃。將不回踵。遂令之闕匠
 場。而後往。時匠場造攻具者數千人。材料山積。斤斧
 成雷。常光氏見淀臺。具言之。淀臺喜懼交集。即與孺
 子拜命。初。太大君之出師也。以阿茶自隨。眾異之。
 於是僉信其和好完孺子之素意也。大君聞和議
 復起。不懌。謂左右曰。諸侯畢會。精兵百萬。摩壘而陣。
 旗鼓晨動。城池夕夷。今舍必勝之算。以紆不測之寇。
 非所以答天下也。遂使土井利勝如茶丘請戰。太
 大君答曰。古人不侮寡弱。良將不戰而勝。右府請枉

大炊頭利勝

武藏守尚長
信濃守治德

見從十九日常光氏反命。并日復使常光氏率阿茶而往。定約如初。命孺子即日修使幣。奉約于茶丘。大大君使賈人光次責有樂修理。任子織田尚長大野治德出質。治長初出其少子。光次作色曰。臨此大事。何幼弱之用。是輕使命也。固執不退。乃遣治德其長子也。大大君壯光次曰。有士人之風矣。是日外內停矢丸。真田幸村建議曰。敵新和不徹也。請夜銜枚而出。分兵掩茶丘岡山。一舉可逞也。皆弗聽。幸村深夜使人出覘。則報曰。二營燎炬燭天。嚴柝相答。幸村憮然曰。豐家之事不可為矣。廿二日孺子使木村

內膳正重昌勝重
次子

按元伯顏詩馬首
徑從庚嶺歸。王師
到處悉平夷。擔頭
不帶江南物。只插
梅花一兩枝。

重成出蒞載書。大大君使板倉重昌入蒞載書。廿三日諸軍撤圍。是日薩侯家久及二豐二筑諸侯率舟師抵室津暨武庫津。大大君命罷之。遂發卒填夷塹壘。列侯爭受役。本多正純成瀨正成安藤直次董之。廿四日織田長益大野治長詣茶丘拜成。及夜大大君遽旋駕于京師。眾以為神。廿五日長益治長及七隊將詣岡山拜成。大君下令曰。遠裔諸侯之師量留役卒。各罷就國。仙臺侯政宗請曰。臣願留護行營。大駕既發。二日而罷。因獻梅花一枝。蓋追王仁頌。又以伯顏自況也。大君悅。賜宴林道春等所。

校諸書。謄為三本。功畢上之。太皇太后獻一本。納諸祕府。真二本。于駿府江都朝野祕書。舊事紀古事記。文德實錄。三代實錄。釋日本紀。江家次第。日次記。內裏式。山槐記。西宮記。明月記。菅文粹等。數十編。於是乎傳焉。廿七日。役夫既隳羅城。堙空濠。遂及內湟。大野治長大愕。馳見本多上野介等。曰。所約止於外城。塹壘何見。迫之甚。成瀨隼人對曰。我唯聞填周池之命。則凡城下所周匝之隍地。是已。未聞內外之別。且是孺子公。所以明無他志也。天下已平。何用濠塹之險。今欲存內湟。豈有意再舉乎。治長不能答。乃益

發役夫。晨夜併手。以至次年。武藏守利隆非我出也。其次長柄。逗遛後。二弟監軍誤之也。不知者。或以為觀望。輦下因流言。曰。茨城兵之阨於尼崎。而城中弗救。弗納者。係武州貳志長柄。觀望可相證矣。太皇太后聞之。弗懌命。按之既正。監軍罪。於是推尼崎巔末。利隆驚惶。使其相番氏明辭焉。太皇太后引見詰責之。氏明蒲伏對曰。尼崎要地。戍臣奉固守之命。不敢失墜。片桐豐家。柱石雖新。歸順而誠偽未的。其陽抗大阪。陰合謀。襲要地。亦未可知焉。若救之。納之。陷其姦計。戍臣噬齊。莫能及矣。且城中寡單。苟分兵助之。

餘眾不足以備不虞。果其非僞而拘於職守，不知變通乎？亦唯喪茨城一支兵而已。要地之固自若也。與其失職速殃上辱，大命下累吾主，不猶愈乎？是以成臣熟圖以從事。爾伏冀賜財察。太大君辭色俱厲，曰：「從今華辨支吾，雖娓娓可聽，而武州當日心事實不可測。乃起將入，氏明投佩刀趨進，曳裾攬淚曰：『武州公雖非吾大夫，人氏之出亦是殿下外孫。祖孫恩義豈有他乎？何見外之甚！此事今日不白，更俟何日？』因大號哭。太大君降色曰：『孤既諒之，武州其慎後。』氏明稽首曰：『有愆于前，宐創艾以慎。』後武州公忠誠

謹恪終始如一。前無愆，後更何慎？是殿下猶有所疑也。賤臣萬死罔攸反命。太大君曰：『善矣。武州赤心暴白，孤無復微疑。』氏明九頓首而出。太大君目送謂侍臣曰：『渠父大膳，故宰相，圉人也。長湫之役，固諫其死戰，頭受鎧，踢徧體，朱殷鞞馬而回，竟存宗祀。後又累功升為執政。氏明今復如此，實有斯父而有斯子也。武州得良士哉！嗟嘆久之。』

逸史氏曰：『偉矣番氏，批逆鱗而白大疑，至誠動人，置其國於山嶽之安。其功愈乎塞旗，斬將陷堅，挫銳者萬萬矣。舊志多以番為伴，蓋伴為著姓，而藩中別有

伴氏邦音亦通故混之耳且舊志盡軼其名或以父子為一人皆誤矣予與藩中一士人游詳其實者如此故錄之以訂舊志之訛焉

廿八日 太大君入觀 上皇天皇慰藉甚至

太大君見關白信尚鷹司曰 禁內舊儀前日修舉未

盡者請按舊典祕籍以補其闕漏焉廿九日 天

皇使傳奏司宣事曰求興白馬蹋歌諸節及釐正朝

廷祿爵之制 太大君答曰道有崇替古今異宜老

臣凱旋之後當稽典故采眾議損益草定以奏請焉

異日卒審定其制以上著為永制云仙臺侯政宗長

子秀宗幼質於大阪關原之慶始得還政宗舍之立
次于忠宗為嗣是役也秀宗從軍 太大君憫之乃
封以宇和島十萬三千石

逸史氏曰大阪之役議者往往曰 太大君老謀雄

圖欲必取孺子而病堅城不可乎粹拔乃托和議設

堙湟之策以為再駕之地孺子以下在其術中而不

自知以取覆滅矣吁謬哉是言乎此從成敗之迹言

之也已 太大君之不薄於孺子予嘗屢談之以解

世之蔽惑是役也以順應逆傾天下圍孤城夫孤兒

寡婦逋逃庶孽特机上肉耳所謂地道橫空壁櫓崩

陷精兵百萬。雲梯齊登之日。猶何堅城難拔之病乎。然顛唱和議而後。威力其欲終始相完之心。可以白于萬世矣。周詩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大大君春秋甚高。朝不謀夕。而孺子方妙齡。苟欲除之。烏得望諸歲月之外邪。假令孺子爾後潛伏不動者。十有數月。則大大君固不及見其再舉也。議者必取之說。無所施焉。堙湮之約。固示易制之勢也。示易制之勢者。蓋絕復畔之意也。勢不可復畔而畔。是自作之孽。又誰咎也。辟諸治盜之律。市井小偷發覺者。官必黥腕逐之。再犯而後處斬。觀者乃曰。官之黥之也。設以

為處斬地也。偷兒不之知。自陷禍機矣。惡是何言也。

逸史卷之十一

欲與神狀也... 我自謂... 懸矣... 是所... 言也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5657